



翰林外史

一个时代的怀念

——何旭初先生九十周岁祭

丁玖

2002年5月20日我回母校南京大学参加100周年校庆活动。此前几天，我还在北京学术访问。一天下午，在住所等待一位访客之时，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激情在胸中澎湃，因为我想起了已经去世十二年的导师何旭初先生。当日，我一气呵成写下了散文《纪念何旭初先生》，并于第二天传真到南京《扬子晚报》编辑部。校庆第三天，一位家乡好友致电说看到了当天报纸上刊登的这篇文章。不久，该文又被收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汇编。当大学同班同学、南大数学教授何炳生特地送我这本有收藏价值的书时，我高兴万分地收下这一意味深长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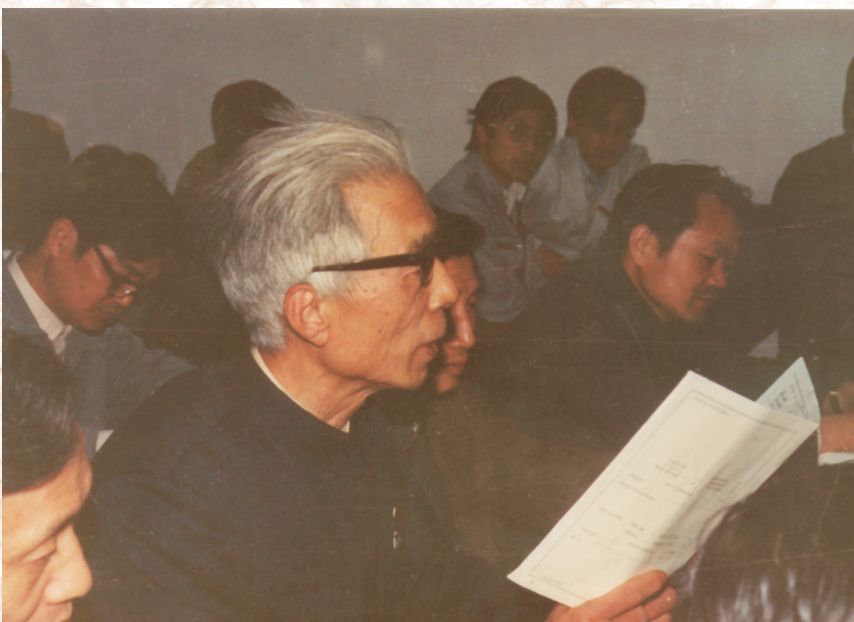
今年是何先生九十周年华诞。我感到有一股新的激

情要写下第二篇短文纪念他。这不光是怀念其躯体早已不在人间的一位教授——当年的中国计算数学界“数值代数与最优化”领域的领袖之一，更是怀念其精神已经部分逝去的一个可与“西南联大”时期媲美的年代。

1990年四月底的一个深夜，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这是我南大同学尹光炎从他读书的美国犹他大学处打来的。在电话中他转告了何旭初先生当日病逝的噩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悲伤之情难以言表。我以最快的动作告知了在海外的我们那几届南大数学系毕业生，很快就征集到大约十六位同学的唁电签名，传真到母校数学系，表达了我



何旭初 (1921-1990)



1987年5月7日,何旭初在他第一个博士生赵金熙的论文答辩会上

们南大海外学子的深深哀悼之情。后来听说,这封唁电在何先生的追悼会上感动了在场的老师们。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们四位同学,王思运、倪勤、钱迈健和我,考取了何先生的“最优化”专业读硕士学位。我读本科时颇为爱恋“泛函分析”,曾考虑过报考纯粹数学的这个方向,但一位计算机系的老师鼓励我报考何先生的专业,并告诉我说这是南大在国内高校“傲视群雄”的学科之一。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何先生,对他研究的专业也一无所知,但我相信这位关心我成长的外系老师,就这样和其他三人成了何先生的研究生。

两年半的求学阶段,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导师。从第一个学期起,何先生就和我们融合在“讨论班”之中。他一开始就为我们编辑了一大册本专业历史上最有名的论文,让我们很快就遨游在原始思想的海洋里。读书是争分夺秒的、讨论是激发灵感的、情绪是自由快乐的。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生的面容“严肃认真”居多,偶尔也会“宛然一笑”,但从来没有对我们来过一次厉声呵斥,因为他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一颗慈父般的心肠。拿到硕士学位时,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从学问,到做人,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被他潜移默化。因此,我们更加热爱导师。

1986年赴美后,我一直和何先生保持通信联系,直至他69岁时因患上不治之症而离开人世。他的回信我一直保存完好,也许是我日后“激情荡漾”地撰写“一个时代的回忆”时有意义的资料之一。最近,我再一次阅

读了先生的来信,倍感亲切。他那苍劲的、在老一辈“文理并茂”的学者手下常见的笔锋中,我读到的是谆谆教导、殷切希望、师生之情、未来展望。当时的我,就仿佛看到万里以外的先生严肃的外表内蕴藏的热忱、紧锁的浓眉下欣慰的笑容。

我最先知道何先生因癌症晚期入住江苏省人民医院是他去世前几个月从何炳生的来信中得知的。当时他被瞒着贲门癌的真相,只被告知是老生常谈的胃病困扰,但同事们都伤心地知道他来日无多了。我也悲伤不已。那是我博士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刻,由于当时若回国返美签证困难,我能做到的只是在寄去问候的同时也寄了点钱给他,并委托住在扬州的家兄前去代我探望。家兄的回信用散文笔法详细描绘了何先生的欣喜之情,因为先生一眼就认出可能是世界上长相与我误差最小的家兄,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昔日弟子就站在跟前。

何先生逝世后三个半月,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他再也无法听到我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我再也读不到他笔下流出的勉励之语,再也看不到他慈祥面孔的音容笑貌。二十一年一下子过去了,每当我回到母校,无论是同学相聚,还是学术交流,眼睛里时时浮现出当年我很熟悉的满头白发的他那瘦削、笔直的躯体在雨中撑着伞,从系里独自走回家时的背影;耳朵旁常常回响起多年前去他住处聆听教诲时,脚步下破旧楼梯的吱喳声。如今,物质上安于清贫,精神上追求富有的那些可敬的故人、那个迷人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越走越远,但留给我们记忆